



潜书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上

原著
○
清
唐
甄

潛书(上)

姜勇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潜书/(清)唐甄著 一修订本. 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5. 4

ISBN 7-5371-2067-6

I. 潜... II. 唐... III. 人生哲学—中国—清代
IV. B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1232 号

潜书(上)

原著 (清) 唐甄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9 印张

2005 年 4 月修订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3000

ISBN 7-5371-2067-6 总定价:47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世上究竟有没有全知全能的人？他的智慧可以上天入地，纵横四海；他的思想，从日常生活，居家度日，到改造天地，建功立业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万事万物无所不包，处处显露真知灼见？翻开这本书，你将会发现，你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位大师，一位洞察人情世态、通晓万物之理的智者能人。

此书为清代唐甄先生所著。唐甄原名大陶，字铸万，后更名甄，别号圃亭，四川达州（今达县）人，生于公元 1630 年（明崇祯三年），卒于公元 1705 年（清康熙四十三年），终年七十五岁。唐甄一生穷困潦倒，虽出身书香门第，但是后来家道中落，为生活所迫，长年流落他乡。幼年随父在浙江逃避战乱；27 岁回到四川考中举人，在山西当过十个月的知县；晚年定居苏州经商为牙；不久牙行倒闭，尽丧其资，只好靠开设私塾维持生计，尚不得温饱，经常是闭门而卧，要么便身披败絮，在街上踽踽独行。其貌不扬，身材矮小，不善言谈，耳朵又聋。别人同他讲话，他不是神情恍惚，不知所云，便是话里有话，话中带刺，让人下不来台。时人避而远之，把他当成怪物。但是，他写起文章来，却是汪洋恣肆，如同江河之水滔滔不绝；机智明辩，就像高山峻岭诡谲峭拔，不拘一格。

他用了三十年的工夫，写成了这部书。最初取名《衡书》。“衡”者，志在权衡天下也。后以连蹇不遇，更名《潜书》。全书分为上下两篇，又分为四卷，共有 97 篇文章。正如唐甄自己所说，这些文章“上观天道，下察人情，远正古迹，近度今宜，根于心而致之行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，非虚言也”。

唐甄一生经历丰富，流浪过，当过官，做过买卖，教过书，命途多舛，感慨万端，默识深思，故能发为深邃、真切、智慧、警醒之言。书中内容，穷究天道法则，探求人性本质，阐发生命意义，阐述治学之道，师法上古帝王，劝戒当世君主，考察社会风气，议论人际关系，探讨为政根本，纵谈军事战略，涉及经济商务兼及男欢女爱、街谈巷议，对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，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。

本书的价值即在于此，它是数千年中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，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。它涵盖人间万象，事无巨细，包罗并举，而又时时直斥人性本体，所以一册在手，便可通览古代能人智慧的诸多方面，了而解之，得而知之。

李忠实 赵雯彤

2005年1月

潘耒论《潜书》

此非今人之文也！今人惟无立言之本，故专求工于枝叶；此则直披胸怀，不假绳削，而气充词达，高下咸宜。论学术则尊孟宗王，贵心得，贱口耳，痛排俗学之陋；论治道则崇俭尚朴，损势抑威，省大吏，汰冗官，欲君民相亲如一家，乃可为治。皆人所不及见，不敢言者，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。资之深，故信之笃；蓄之厚，故发之果。其文高处，闳肆如庄周，峭劲如韩非，条达如贾谊。汉后无子，间有仿作，萎葸不逮。斯编远追古人，貌离而神合，不名《潜书》，直名《唐子》可矣。

张廷枢论《潜书》

唐君之书，分为上下篇。其论心性，则尊崇孟子而及陆子静、王阳明，夫先立乎其大与致良知，皆孟子之学。其言政治，则以返朴崇俭，棉桑树牧，富民为先，视兰陵之果于大言，穿蠹圣人之道者大异。至于比物类情，或空语无事实，或俚谈近事，皆供驱遣，率有得于漆园寓言。其文驰骋反复，如列子御风，翩然骞举；又如淮阴将兵，多多益善。本其自得于心者，畅所欲言，无艰难劳苦之态，而与道大适。

梁启超论《潜书》

铸万品格高峻，心胸广阔，学术从阳明入手，亦带点佛学气味，确然有他的自得。又精心研究事物条理，不为蹈空骜高之谈。这部《潜书》，刻意摹追周秦诸子，想成一家之言。魏、潘（魏叔子、潘次耕）恭维的话，未免过当。依我看，这部书，有粗浅语，却无肤泛语；有枝蔓语，却无蹈袭语；在古今著作之林，总算有相当位置……



目 录

上篇上

辨 儒	(1)	除 疾	(94)
尊 孟	(14)	病 获	(97)
宗 孟	(22)	悦 入	(101)
法 王	(30)	恒 悅	(107)
虚 受	(36)	七 十	(114)
知 行	(42)	无 助	(120)
性 才	(47)	思 憤	(125)
性 功	(61)	敬 修	(132)
自 明	(72)	讲 学	(139)
充 原	(80)	劝 学	(145)
居 心	(89)		

◎

潛
書
(下)

◎

上篇下

取 善	(151)	良 功	(164)
有 为	(158)	格 定	(174)



去 名	(183)	诲 子	(252)
五 经	(191)	善 施	(254)
非 文	(199)	交 实	(262)
知 言	(203)	食 难	(266)
鲜 君	(207)	守 贱	(273)
抑 尊	(212)	独 乐	(275)
得 师	(218)	养 重	(281)
太 子	(226)	居 山	(285)
备 孝	(232)	贞 隐	(288)
明 梯	(235)	大 命	(297)
◎ 内 伦	(241)	破 崇	(301)
夫 妇	(246)	博 观	(306)
潜 居 室	(249)		

◎ 潜书

(下)

◎



上篇上

辨 儒

【原文】

佛者大瓠^①过唐子之门而入问焉。唐子喜，炊麦食之，而与之言终日。

大瓠曰：“子，天下之明辨之士也，然而未学道也。”

唐子曰：“学道何如？”

曰：“儒者，世之宗也；身者，人之表也；心者，事之本也。君子欲易世，必立其宗；欲正人，必端其表；欲善人，必务其本。讽诵‘三诗’^②，定卦，索象^③，秉《礼》^④，道《书》，合《春秋》之邪正，皆所以闲身也，皆所以养心也。审人伦之则，探性命之微，根于诚信之地，而往来仁义之涂，尧舜^⑤虽远，趋焉如蹑其迹也，立焉如合其影也。若斯之天，生为生民之师，死配先师之飨，法言矩行，流于无穷，岂非有道君子哉！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，至于老死不倦也。”

唐子曰：“子之言信美矣。虽然，圣贤之言，因时而变，所以救其失也；不模古而行，所以致其真也。昔者先师既没，群言乖裂。自宋以来，圣言大兴，乃从事端于昔，树功则无闻焉。不此之辨，则子之美言，犹为虚言也夫！”

◎

潜书（上）

◎



大瓠曰：“自宋及明，圣言大兴，百家尽灭，不误于异闻。大贤先生，高世可法，功为不少矣，而子独以为无功者，是何说也？”

曰：“吾闻鲁哀公^⑥之时，齐人大兴师伐鲁，季孙^⑦立于朝，属诸大夫谋帅焉。诸大夫皆曰：‘冉求^⑧可使也。’于是季孙举以为将，与齐人战。冉求不能将，鲁师大败，丧其戎车三百乘，甲士五千人。季孙欲诛冉求，冉求惧而奔楚。已而田常^⑨欲伐鲁，子贡^⑩请出救鲁。仲尼止之曰：‘吾道奚为此也！’子贡不听，往说吴、晋之君，困齐以存鲁。吴晋之君弗信也，而反私于田常。田常大怒，以子贡来诛。师薄于门，鲁之君臣系颈请降，献三邑以解伐，而后田常乃释之。当是之时也，鲁几亡。”

大瓠惊曰：“吾于书传未闻此也，子于何而闻之也？”

唐子曰：“更有于此：昔者宋国日蹙，窜于吴越，其后诸儒继起，以正心诚意之学^⑪匡其君，变其俗。金人畏之，不敢南侵。于是往征之，不戮一士，不伤一卒，不废一矢，不刺一矛。宋人卷甲而趋，金人倒戈而走。遂北取幽州，西定西夏，东西拓地数千里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。子闻之乎？”

于是大瓠乃大笑曰：“甚矣子之为戏也！”

唐子曰：“非戏也，请为子正言之可也：求、赐之学多疾^⑫，宜若无功者；诸儒之学，如锡百火，可为百世师，宜若有功者。然而得失相反，功业相远也！吾尝宦于长子^⑬矣，闻上党之参，天下之良药也。命医献之，其形槁然而长，其色墨然而白，曰：‘是物之生，其变也久矣，食之虽亦有补，而不能起羸弱之疾。’异哉！一山谷，一根叶，一雨露，昔为良药，今非美草。古之儒，昔之上党之参也；后之儒，今之上党之参也。”

大瓠曰：“吾闻儒者不计功。”

曰：“非也。儒之为贵者，能定乱，除暴，安百姓也。若儒



者不言功，则舜不必服有苗^①，汤^②不必定夏，文武^③不必定商，禹不必平水土，弃^④不必丰谷，益^⑤不必辟原隰，皋陶^⑥不必理兵刑，龙^⑦不必怀宾客远人，吕望^⑧不必奇谋，仲尼不必兴周，子舆^⑨不必王齐，荀况^⑩不必言兵。是诸圣贤者，但取自完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手？子曰‘心者事之本也’，请为贵本之譬：彼树木者，厚壅其根，旦暮灌之，旬候粪之。其不惮勤劳者，为其华之可悦也，为其实之可食也。使树矣不华，华矣不实，奚贵无用之根，不如掘其根而炀之。惟心亦然。事不成，功不立，又奚贵无用之心，不如委其心而放之。木之有根，无长不实；人之有心，无运不成。若今之为学，将使刚者韦弱，通者圜拘，忠信者胶固，笃厚者痹滞，简直者丝棼。天实生才，学则败之矣。”

大瓠，儒者也，好学多闻。善为“楚骚”之辞。其父不得其死，逋于佛以免难者也。他日，唐子往见焉，欲有所言，使权之也，乃大瓠则病且死矣。

正心诚意，学之本也。古之人正心诚意，则为圣人；后之人正心诚意，则为拘儒。治心之道，曰毋利而思义，毋诈而主诚。义则一义，诚则一诚。诚一也，然有分焉。毋以义与利辨，以义与义辨；毋以诚与诈辨，以诚与诚辨。鸡卵素，雉卵文，此易辨也。鸡卵与鸡卵则无辨。其方伏之时，视之无象，揣之无形，岂有雌雄之分哉！然雌雄则已异矣。伏雄者为圣人，伏雌者为鄙儒。有宋襄之义^⑪，有文王之义^⑫，有尾生之信^⑬，有季路之信^⑭，奚必战于泓而后为襄公，战于崇而后为文王哉！其终日默坐，终日事事，终日读书，思之所注，心之所存，宋襄、文王之分已种子中矣。未有伏雄成雌，伏雌成雄者也。

心之动也，有爱恶是非之用，有忠信仁义之道。有用之信必不愚，有用之仁必不懦，有用之义必不固。别若黑白，人未之知，己自知之。阳者伏于穷亥^⑮，萌于微子，是震雷澍雨之根

◎

潜书
(上)

◎



也；信者不欺仆妾，不欺童稚，是驯暴服蛮之根也；仁者不忍庖厨，不伤蟄宿，是泽覆四海之根也；义者不贪利，不蔽爱，不徇恶，是诛暴乱定天下之根也。君子既得其根，又善其养也。善养则根生，不善养则根腐。

丹溪^①者，昔之良医也。治不得前溲者，助其阴，饵以黄檗、知母，乌知其用桂三分也！心，灵物也；不用则常存，小用之则小成，大用之则大成，变用之则至神。不可使如止水，水止则不清；不可使如凝胶，胶凝则不并。

昔者蜀之蒋里有善人焉，善善而恶恶，诚信而不欺人，乡人皆服之。有富者不取券而与之千金，贾于陕洛，以其处乡里者处人，人皆不悦。三年，尽亡其货而反。斯人也，岂不诚善哉！为善而亡人之千金。何则？水止而胶凝，无桂以道之也，此所谓不出乡里之善也。

昔者阳明子^②方少，有后母而数行不善也，阳明子忧之。女巫来，阳明子使告其母曰：“今者有神与我言，母毋为不善！为善降之福，为不善降之祸。”于是遽改其行，一朝而为贤母焉。是谓以狙待亲，君子病之。乃他日用是道也，以奇用兵，而成禽宁定浰之功^③，治心之用，于斯可见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佛者大瓠：沈麟生，明末安徽宣城人。父亲沈寿岳死国事，麟生抱痛，遂出家，事洪储为师，法号大瓠。

②三诗：指《诗经》中的风、雅、颂。

③定卦索象：研究《周易》。卦：《周易》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种符号，单卦共八个，重叠为六十四卦。象：《周易》认为卦和爻（构成卦的横画）都是一种象，可摹拟客观事物的现象，并包含一定的吉凶祸福的内容。



④《礼》：《三礼》，即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。

⑤尧舜：即唐尧、虞舜，传说中原始部落联盟的两个首领。

⑥鲁哀公：春秋时鲁国国君，名蒋，公元前494至480年在位。

⑦季孙：季孙氏，春秋战国时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之一。

⑧冉求：鲁国人，姓冉名求，字子有，孔子的学生，曾为季孙氏的家臣。

⑨田常：陈恒，又称田成子或陈成子，春秋末年齐国的执政者。

⑩子贡：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，春秋时魏国人，孔子的门徒。

⑪正心诚意之学：儒家的一种内心道德修养，见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”正心诚意之学，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。

⑫求、赐之学多疾：指冉求学习劲头不大，子贡学习中好议论他人短长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冉求曰：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子贡方人。”

⑬宦于长子：长子，县名，在今山西省东南部。唐甄曾在长子县做县令十个月。

⑭有苗：少数民族之一，又叫三苗。

⑮汤：成汤，商代的建立者。夏：朝代名，禹所建。

⑯文武：文：周文王，殷代末年周族的首领，居于岐山之下，为西方诸侯之长。武：周武王，文王的儿子，西周王朝的建立者。

⑰弃：后稷，曾在尧舜时做农官。

⑱益：伯益，舜时做农官，掌管山泽。



* * *

◎ ⑯皋陶：舜时掌刑罚的官。

◎ ⑰龙：舜时做“纳言”之官。

◎ ⑱吕望：即姜尚，又称姜太公，曾辅佐周武王灭殷。

◎ ⑲子舆：即孟子，名轲，字子舆（约前372—前289年），战国著名思想家，曾任齐宣王客卿。

◎ ⑳荀况：荀子（约前313—前238年），战国时著名思想家。

◎ ㉑宋襄之义：宋襄公，春秋时宋国国君。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伐郑，与前来救郑的楚师战于泓水。当时楚兵强大，宋司马子鱼主张出奇制胜。宋襄公却自称为仁义之师，不重伤、不俘虏上了年纪的敌人，并要等待楚军完全渡过河摆好阵式再战。结果宋兵大败，宋襄公也受了伤，次年因伤不治而死。后人嘲笑宋襄公的仁义为虚妄而毫无意义的仁义。

◎ ㉒文王之义：指的是周文王平息虞、芮两国的争执，解救阮、共两国的危难，以及举兵伐崇，为民除暴等义举。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的记载，文王躬行德治，当时虞、芮两国争地，因受到文王的德化，于是变互争为互让。文王的义声传播，受到天下诸侯拥护。后来密国去侵犯阮国和共国，阮、共两国向文王求救，文王出兵伐密。同时，崇国国君崇侯虎助纣为虐，残害百姓，文王又带兵去把崇国灭掉。

◎ ㉓尾生之信：尾生，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尾生高。据《庄子·盗跖》载，尾生是战国时鲁国一个坚守信约的人。有一次，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，女子不来，河水暴至，尾生仍不去，抱桥柱而死。

◎ ㉔季路之信：仲由，字子路，一字季路，春秋时卫国人。孔子的弟子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子路无宿诺”。子路笃信，故不宿诺。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载：“小邾射以句绎奔鲁，曰：‘使季路要我，吾无盟矣。’子路辞。季康子使子有谓之曰：‘千乘之



国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！”季路之信指此。

㉙阳者伏于穷亥，萌于微子：阳气伏藏于旧历的十月，萌芽于旧历的十一月。按夏历十月建亥，亥为地支之终，故曰穷亥；十一月建子，子为地支之首，故曰微子。《说文》子下说解：“十一月阳气动，万物孳。”

㉚丹溪：朱震亨，字彦修，元代义乌人。清修苦节，人多敬之。尤精于医，他的著作有《局方发挥》、《金匱钩元》、《格致余论》等书。他的医学见解，谓阳易动，阴易亏。独重滋阴降火，创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。时人称为丹溪先生。

㉛阳明子：王守仁（公元1472—1528年）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教育家。

㉜禽宁定浰之功：明正德十四年，宁王朱宸濠反，王守仁击败宸濠军，擒宸濠。正德十三年，王守仁巡抚南赣，当时池仲容据浰头称王，王守仁平定了浰头之乱。

【译文】

佛家弟子大瓠路过我的家门，进来问候我，我非常高兴，为他做饭吃，并与他整日地畅谈。

大瓠说：“先生您是一位能够明辨是非的人，但是却不用心研究儒家的学说。”

我问道：“怎样才算用心呢？”

他答道：“我所说的‘儒’这种东西，是一种处世的根本态度；人们常说的‘身’，是指一个人的仪态风范；而所谓的‘心性’，就是我们干各种事情时所怀的本意。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想要改变世界，必须首先确立自己处世的根本态度；想要使世人走上正路，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仪态风范；想要使别人变得善良，必须首先致力于自我的内心修养。人们诵读《诗经》，研究《周



易》，遵循《三礼》的教导，讲解《尚书》，一举一动力求符合《春秋》的是非标准，这些都是用来修养身心的。审查人际关系的准则，探求性命之学的奥秘，立足于诚实守信，往来于仁义的道路，尧舜的时代虽然离我们遥远，但是追随他们，就如同踩着他们的足迹，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，仿佛与他们的身影合而为一。像这样的人，活着可以做民众的导师，死了也配做先师孔子的祭祀，他的言论成为人们遵从的信条，他的行为成为人们的行规范，永远地流传下去，这样的人真可算得上是功德圆满的君子啊！这种信念，正是古人日日夜夜、孜孜以求、至死不移的内心动力。”

我说：“先生所说的话听起来真是太美妙了。即使这样，圣贤们说的话，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，这是为了补救他先前出现的过失；他不因循古人的做法而行事，是为了到达更确实的真理的境界。从前，孔圣人死了，各种各样的不同言论蜂起，相互间分歧很大。自宋代以来，孔子的言论又复兴起来，人们治学的态度比前人严肃恭敬了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在实际生活中建功立业的事却听不到了。如果不为这种现象做出解释，那么您这一番美丽的言辞，就显得十分空洞了！”

大瓠说：“从宋代到明代，孔子的学说再度兴起，其他各家学说都消亡了，世人不再被那些异端邪说所误导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期间，一些圣者贤人，他们的功业建得并不少，但是您却认为没有人建功立业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我听说鲁哀公的时候，齐国大规模出动军队讨伐鲁国，季孙氏站在朝上吩咐大夫们推举一位将领。大夫们都说：‘可以派冉求去。’于是季孙氏提拔冉求做了将领，去与齐国人交战。冉求不会带兵，结果鲁国的军队遭到惨败，损失了三百辆战车、五千名士兵。季孙氏打算处死冉求，冉求害怕而逃奔到